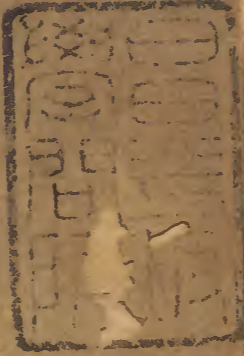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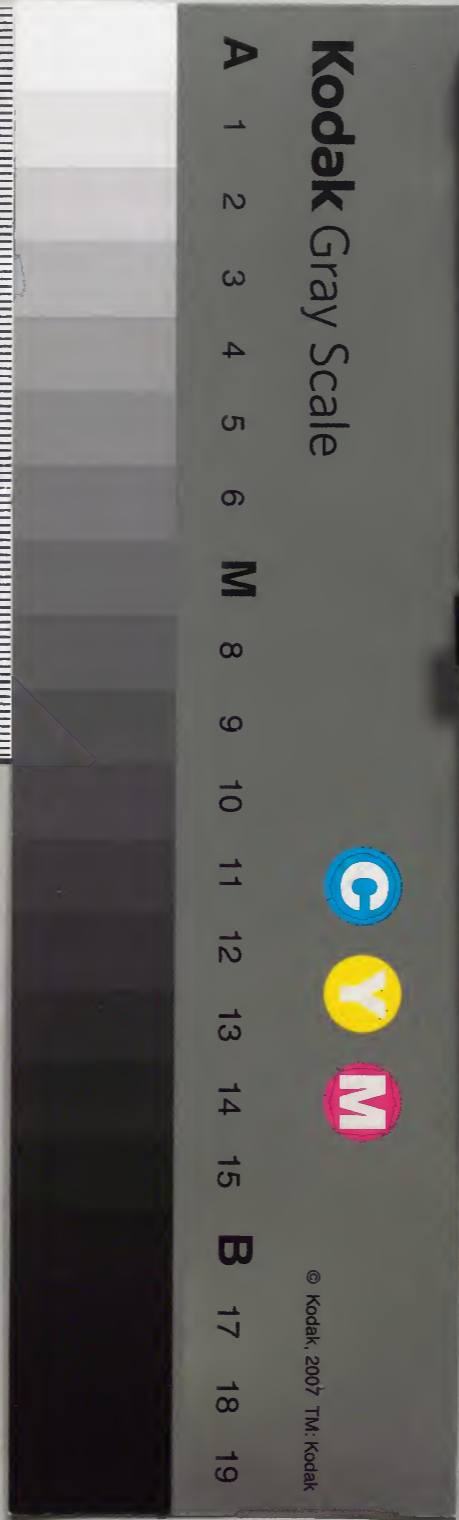
雲笈臥餘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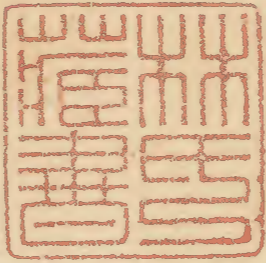
十五之二十止



庫文閣内			
三〇七函	九七三	漢	
三架	冊	書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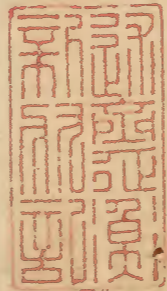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32
冊數	4 (4)
函號	307 268





雲谷卧餘卷十五

淺草文庫



古歙張習孔著

陸賈



賈事漢高帝時之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日乃
翁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
再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
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
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誠
為我者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
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日新語張子曰祚漢者賈也
功豈在三傑下乎世稱漢儒率首董仲舒吾謂當
以賈為第一仲舒在文景時已重文學賈當秦坑
焚漢燬罵儒術廢熄之世獨能守湯武仁義之說
以動人主視仲舒為尤難也

慕容令

慕容垂奔燕是為無策擅霸王之才而無下人之
志仕無釁之國而處嫌疑之地非遘變故惟有殺
身而止耳然奔秦非垂始計迫於追者耳始垂子
令說垂逃龍城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
以自保垂善其計而出此第一高策惜不及行耳
然追騎之迫以慕容麟之告變也麟為垂子令豈
能防變生骨內非謀之不臧也蓋子曰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吾於令亦云然

王猛

王猛史稱其賢比於諸葛吾觀鄧羗傳羗將徐成失期當斬羗請貫猛不可羗固請曰成羗之部將也願與成效戰以贖猛固却許羗怒勒兵將以相攻猛始釋成時燕兵甚盛猛畏之勉羗力戰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以為憂猛意斬之許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召羗之寢

不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歎帳中與成大破燕軍夫徐成勇將鄧羗力請貸死立功自贖於情法未大失也猛乃堅懷不聽迨羗以強劫始弭耳順之謂軍法何至於勅敵當前羗復乘危要君猛為大帥而不能制命皆前之應務失宜所致也一事數失猛之負職多矣史願從而嘉之何以立是非之準乎

漢得天下之功

願

漢得天下有大功者三皆關乎成敗之機非攻城略地等也始項羽願與沛公皆入關懷王諸元將曰羽為人剽悍禍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獨沛公素寬大可遣懷王卒遣沛公此大功一也及沛公西上過宛張良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之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圍宛求下具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

未踰

宛連城數十衆城堅守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從其說引兵西無不下者此大功二也漢王至洛陽董公遞說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放絀其主天下之賊也使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於是為義帝發喪卒滅項羽此大功三也後漢

高置酒洛陽南官與諸將論所以有天下之故歸
功三傑而不及此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殆類是
乎

圖事重根本

東坡志林云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
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終不可議田
宅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
田宅者也張子曰此言豈徒守成當知卽創業者

成敗亦視此矣石勒謀臣張賓說勒曰天下鼎沸
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羈族人無定志非
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耶
郟襄國趙之舊都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
四出兼弱攻昧則王業可圖矣勒深然之終成霸
業李密說楊玄感者三其上策雖奇而徼倖猶是
懸命於天至其中策乃謂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
宜率衆輕賞鼓行西入國兵雖還失其襟帶豫險

臨之攻當必克此萬全計也而玄感不從卒致狼
狽予觀楚漢之際漢有關中為根本即不與勝負
於元氣無傷項羽東西奔逐處四戰之地惟勝不
寧一至蹉跌遂無依據此楚漢之所以成敗也李
密斬須陀破長恭襲迴洛燒天津橋一時之盛唯
未及項羽而勢頗相類乃其敗也止與羽同當其
勝時榮孝和說之日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
亡漢高都之而霸宜令裴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

口明公親簡精銳西入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
長驅崤函傳檄指擣天下可定此即密說玄感之
計也密非不知為上策乃以諸將出於群盜已去
必各競債事計不果行蓋翟讓尚存密固不能無
後慮非智於玄感而愚於自謀也古今以來攻守
大致不外是矣予故因坡語而推論之

慕容岳

符堅滅燕秦固讎仇也但慕容岳先既委質至臣

之分定矣堅之待岳恩踰父子知己之感岳當何
如報一旦艷心留貴乘人之危舉莫大之恩而負
之一隅掀張蕩析轉徙睢草竊二十年而強宇未
一止朔不歸後世稱為賊身岳何汲汲於是而棄
骨肉於刀俎委信義於土芥畧不之顧而唯富貴
之是圖卒之子孫夷滅殆盡何如積善廣庇身名
泰而後嗣久長也使岳能佐堅於敗亡之後保境
息民身為宰衡輔以仁義而堅賢主也自能悔禍

侯時保其祚命岳之勲烈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智
不出此而其蹈獸行岳真匹夫哉

宋祖飾大度

史載宋太祖欲察群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
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
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
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
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

一作則

圖之微行愈數日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張子曰甚矣宋祖言之不衷也既日有天命者任
為不禁又何必微行察人情向背乎內固汲之內
飾為大度徒為有識咲爾

俗語之訛

俗語亦有訛字如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
寒夫饑可也寒豈不生疾乎余意寒當是汗字蓋
汗與安皆在十四寒韻後世方伯去聲耳又云騎
榜丹則云童子衣不
帛襦袴鄭注云為
大強備則俗語有所
本寒作汗殊非是
作

按許魯齋曰駮
不勇騎上等馬牛
用中等牛人便下
等入俗語駮馬使
痴奴正是此意則
駮作訛者非也許魯
齋語是駮耕錄董
拙蓋未讀之米

樂府

駮馬使痴奴駮當是訛蓋訛馬痴奴取其易字制
馭無泛駕跋扈患毋訛訛為駮亦是傳悞
古今人所作樂府如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將進
酒等篇其目皆出於漢鏡歌此曲列於鼓吹多序
戰陣之事本朝廷治軍振旅所用非詞家詩題也

目凡二十二
一朱鷺
二思悲翁
三艾如張
四上之
進酒九君馬
黃十上陵
十一有所思
十二雉子班
十三聖人出
十四芳樹
十五上郡
十六臨高臺
十七

七遠如期十八石留十九粉成二十
曹魏改漢十

去雲二十一黃爵行二十二鈞竿

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代漢功德若改朱鷺為楚之

平改艾如張為獲呂布等是也

陽改艾如張為獲呂布等是也

離為舊邦改戰城南為定武功改巫山高為屠柳

城改上陵為平南荆改將進酒為平關中改有柳

思為應帝期改芳樹為邑熙改上邦為太和其餘

並同餘十篇皆仍舊目孫吳亦使常昭制十二曲

舊名名以述功德若改朱鷺為炎精缺改巫山高為關

背德等是也

改朱鷺為炎精缺改思悲翁為漢之

李改艾如張為德武師改上之同為

鳥林改雍離為秋凡改戰城南為免晚憾改巫山

高為關背德改上陵為通荊州改將進酒為章洪

德改有所思為順歷教改芳樹為承天命十二曲

改上邦為玄化其餘十篇亦用舊名不改十二曲

外亦用舊名不改晉武受禪令傳玄製二十二篇

述代魏功德則改漢二十一惟末篇鈞竿仍踵舊

名改朱鷺為靈之祥改思悲翁為宜受命改艾如

運多難改巫山高為平王衡改上陵為文王統百

揆改符進酒為因時運改有所恩為性庸蜀改芳

靈運改大序改上邦為大晉承運期改君馬黃為金

旅改臨高臺為夏苗田改遠如期為仲秋彌田改

石留為順天追改務成為唐竟改黃爵行為伯益

一作玉
一作惟

道

曰
釣竿依 今晉書所載諸詞具在使無取於朱鷺思
舊名 悲翁等制則竟稱為靈之祥宜受命可也何以必
日改朱鷺為靈之祥改思悲翁為宜受命乎魏承
漢即日改漢可也晉去漢遠矣何不日改楚之平
為靈之祥而晉史必遵用漢目由此觀之漢曲二
十二篇每篇當各有格調如今之詞曲牌名一定
而不可移者故魏晉雖變其詞而仍就其格故曰
改某為某也若然則所謂將進酒上之同者其格

雄
調以也徒存其篇首之字後人摹仿而為之所為
扞籥為日者耳漢書所載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
十九章詳其聲韻氣格雖未必果有科律然謂竟
無所準修短豐殺任意所為亦未敢謂然也杜子
美詩才雄富韓退之學識淵博而皆不作此題亦
曰吾斯之未能信耳李太白有戰城南將進酒上
之同等篇此外作者更多吾不知於古制果協否
也脫無所合則何不自據胸臆何必擬此以馭後

鏡

世內誣古人故太白以近體而蒙古題不同而知其純遠近代王元義有擬漢郊祀歌二十首擬魏歌十八首則依其字句而此擬之無不脗肖蓋亦慮有如予之前說也其用心可謂勤矣揆諸前代稍為近之總之樂府題實為後生蔽拙地所謂盡工不畫犬馬而畫鬼魅知此道者不作可也

韓會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逐六朝靡弱之習時人

怪說。謗議。數起。予考柳鎮墓碑陰先友記。愈兄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按退之本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祭十二郎文亦云。夫會以文高致謗。想其佶屈聱牙者。有在退之先矣。然則退之文章。傑出千古。豈非得之家學之傳哉。退之名若山斗。而會無聞。并其遺文。鮮有存者。非子厚之稱許。勒之碑碣。亦孰知退之前。有能文之兄乎。士之淹沒而不彰者多。

矣。予故表而出之。

其於周禮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予按古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急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為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侵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

曰

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為之所也其日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豈誠踰墻行露之謂哉不然判妻入子且書之遷葬嫁殤且禁之而於挑達淫治之私反為之導引豈理也哉以急逆志雖無明徵君子以理斷之可也

作宮

月建九宮

九宮七色之說出於乾鑿度揚升菴載之于丹鉛錄以洛書九位為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又考唐會要日天蓬星太乙坎水日天內星提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昭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大陰艮土白天英星太乙離火紫而皆未詳言其故今曆家于每月之下列此九宮予久未明其由一

綠

日細推之乃悟此文王八卦方位也其曰三綠四碧升菴與乾鑿度良悞當是三碧四綠法以黑赤白紫黃白綠碧白為始以黃居中而上列黑紫綠下列三白赤居右股碧居左股以碧為東方震洛書為左三所謂天衡星軒轅也綠為東南巽洛書為四肩所謂天輔星昭搖也由是而以紫為南方離洛書為戴九黑為東南坤洛書為二肩赤為西方兌洛書為右七白為西北乾洛書為六足白為

北方坎洛書為履一白為東北艮洛書為八足天
星則如會要所記由是而變之則以黑白此為
白此為赤白乾白黃綠碧為序如正月為黑者二
月則為白白三月為紫四月為白艮五月為赤也
以至八月綠九月赤十月又為黑周而復始循環
無端律家謂之飛九宮其實不知何用也以月建
六十甲子論七十五年為花甲十五週而九宮則
一白周復與月建會細觀亦無甚奧義且中黃無

與八宮錯飛之理不過天官家為此以紀數耳

十字平聲

唐詩三十六所春宮殿一一香風透管絃又綠浪
東南西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又春城三百九十
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
年感遇詩揚升菴日前人讀十字多作平聲予觀
文文山詩日近未煩惱障左目忽茫茫其政心雖
碎劉伶醉未忘問天天不應食日日何傷萬相由

未假收拾太乙光則拾字亦作平聲矣

韓愈注論語

唐李漢序韓文日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寔錄五卷列於史書不祀集中今韓集有順宗寔錄而注論語不傳嘗考聽兩紀談吳郡郝穆者自言其家藏古本韓文有之解六十而身順身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謂當作為言冉有為泰山非禮也宰予晝寢謂晝當作畫宰予四科十哲安

左

得有晝寢之責人之生也直謂直乃息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子所雅言謂言當作音如嗅而作謂嗅當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子在回何敢死謂死當作先浴乎沂謂浴當作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謂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謂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謂諒當作讓孔子時其已也謂時當作待鄉愿德之賦謂鄉愿當作內柔予謂以上諸說惟浴作浴少有意餘皆穿鑿不通甚矣曾

賊

謂退之向為是乎且四科十哲等語庸陋不類韓
筆其為偽託固無疑特不解是揚自為之抑見固
於他人也

雲谷卧餘卷十五終

雲谷卧餘卷十六

古歌張習孔著

貂勃

貂勃嘗毀田單之為酒且而問之勃曰跖狗吠堯
非貴跖而賤堯吠非其主也單曰敬聞命明日薦
於王而任之王有所幸九人中傷單勃力言單之
功終勸王殺九人而單以安世皆以勃為賢張子
曰貂勃以田單非其主故吠之然則誰為勃王者

乎齊固有王則主勃者王也王有狗不以之吠盜
顧以吠豕督何用此狗為哉單既啗以利又從單
而搖尾勃誠狗之不若矣如謂勃先听主者九人
之屬後乃從而推刃焉則碎磔勃以飼狗之將不
食也

韓愈曹植

韓退之訓子讀書城南既勉之以力學中乃曰一
為公與相潭之府中居又曰不見三公後饒寒出

罔

無驢是從富貴起見也曹操好方外之士招致其
始左慈却儉之流曹植作論辯之以操為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詞信昭惑之說是矣其曰多苗所以
娛目饜舌所以聳身媛妃所以紹先皇秦所以悅
口是徒欲其父為昏慾之人身即安見四者之養
有以勝於彼氏也人情至愛莫過父子愛之而不
以道是所謂小人姑息者也植不足責何退之於
父子之際亦憐之于是歟

王莽傳

後漢班昭傳言班固著漢書止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成之是此外皆孟堅筆矣乃王莽傳蕪蔓卑弱非但不類孟堅即大家亦不為此也如日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莽王邑為腹心孫建為牙爪又如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云引此與小說演義何異乎意漢書非止大家踵

成表志恐列傳亦多後代續記也如元后傳五侯群弟子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此等語皆非東京筆意予考梁劉昭補後漢書序云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豈班傳未終有馬氏續成之歟今不可考已

劉昭續後漢志

范曄在獄與諸生佐書曰既造後漢欲編作諸志

興

前漢所有志悉令備惟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
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
是後漢書未有十志也洪景廬曰劉昭注補志三
十卷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
史之闕故博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
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書藝
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為何代
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予按宋景祐元年

宋

詔俞靖詳定後漢書序中云范曄益集諸家作十
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劉
令劉昭者補成之則昭梁人也梁書自有劉昭傳
景廬于史無所不讀顧未知此

莊辛車臣論

莊辛幸臣論見兔顧犬之喻今古以為格言末曰
君王馳騁於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
知夫穰侯方受命秦王填崑塞之內而投己乎崑

友徒

塞之外其言止此哀王聞之既乞變震惧矣然終不問所以圖天下國家之事而徒賞之以爵與也所謂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者也何取夫能懼然卒亦徒受爵土無復籌策以弭穰戾之禍則所言顧犬補牢者安在也

賈誼

東坡謂賈生立談之頃遽欲為人痛哭流涕昧交淺言深之戒非也君臣之義非可以淺深言也市

井草莽之臣哀激時事尚異一旦得瞻天日悉陳所見安有已服朝廷爵秩屢被罷眷顧隱忍觀望不盡吐其情哉况文帝元年以賈為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至六年乃上治安策已非立談之頃矣先此席之商至宵分不輟交已非淺矣有君如此尚忍不為之痛哭流涕哉故謂生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是以不能用文帝當也謂其不宜痛哭流涕者非也誼為梁太傅梁王墜馬

死以為己奉職無狀亦自傷死此區之小信固君子所不由然其意念深懇不肯澳恣悠沘于世以自安卒至于死而已殆亦古義士仁人者流歟王介甫有詩云懷王自墜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復何為蓋悲賈生之志矣

張孟談

戰國高士人知魯連為第一而不知張孟談趙當

危急時孟談獨以一身周旋其間內盡籌略外援敵情更無二人也洎夫解國難定霸圖功烈無與比而一旦浩然決去至其所以去者又非同塵垢富貴以為名高其言曰五霸之所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今臣名顯權重故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此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臣主之權均而能美未之有是孟談之去非止自為計實所以安國家也出陶朱赤松上矣退耕三年五

國欲謀趙襄子復往見之孟談聞命即出絕無推
避并使其妻若子分走楚韓魏齊而列國之謀寢
其視一往不返烟霞沉鋼者又何若故吾嘗謂戰
國人品當以孟談為首云

張儀說韓文疑偽

戰國策載張儀說韓王曰山東之卒被甲冒冒以
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夫秦卒之與山東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

冒

必

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孰孟賁烏獲之士
以攻不暇之弱國無異于墮千鈞之重千鳥卵之
上心無幸矣觀儀夸秦輕韓之言不遜甚矣雖賤
夫曲士不能耳之矧萬乘之前乎儀魏能言豈無
婉曲入情之論而鹵莽唐突至此至其要歸不過
欲韓攻楚耳韓何至自請為郡縣而築帝宮稱東
藩而効宜陽也疑此皆好事者以意撰造非盡當
日之本文矣

宦

戰國策文多偽

予嘗疑戰國策文多偽如鄭種欲害張儀於秦故於儀之遣使於楚也彊屬楚留其使而自偽為楚使々秦謂儀以上庸地致楚故求受地於是秦王怒張儀走夫楚使豈可偽為禮儀文告一失其節情即敗矣秦下雄主張儀智士豈不能察其奸而遽怒遽走耶此與公孫用使人偽為田忌之人操千金而下於市欲圖大事因捕卜者驗於王前而

王

走由忌同一小兒之見齊王前能信章子非閻王也豈可以見戲周乎

古今人心同智

韓使周逐其臣向晉周成恢為晉謂魏王曰晉雖逐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諾之成恢因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是魏有向晉於周而王失之也豈如由韓反之故韓王曰善因請復之國策於此

反

觀

等皆若以為奇計吾隴今之巾幗小人無不知為
此有其人固未嘗讀國策也奸巧之智古今人心
若合符節豈非生而具哉

譚忠智本宋策

唐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患
之時幽州將譚忠使魏說季安曰王師入魏君厚
犒之而悉甲壓境魏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障障
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安遂與

犒

趙陰計得其堂陽按戰國策魏伐趙而徵師于宋
宋不敢拒又慮惡于趙乃說趙曰宋請受邊城徐
其攻而留其日以待趙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
人因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魏甚悅曰宋人助我
攻趙亦曰宋人止于此矣兵退難解德施于魏而
無怨于趙二事正相類譚忠之智蓋本乎此

唐世縱囚事

唐太宗縱囚世皆知之若唐臨事人鮮知者臨初

為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當春農時臨白令請釋
歸耕約農事畢復執繫令不許臨便宜縱之皆如
期還臨由是知名屢遷大理卿高宗幸寺親慮囚
前官所斷者皆稱訴不已獨臨所斷無言帝怪問
之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既非寬濫所以絕意
帝歎息久之囚遂見原則囚以承服而獲釋者乃
唐朝故事也此見于劉肅所撰唐世說而新舊唐
書惟載帝歎美不言原囚未知孰是

韓文雜說

韓退之雜說四首其首篇云龍嘘氣成雲以固弗
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范之窮乎兩間薄日月伏
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
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
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
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
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此文人多不識其所

韓文范、作范洋
兩作玄

指予竊為之說曰此言人不可無文章也人而能
文斯可以壽世而行遠然文固人為之也世徒震
其文而不知其人可乎愚意如此然未敢質也

韓文上宰相書

昌黎上宰相書自今有人生二十八年至教育之
使成才其亦可矣二百四十八字作一氣讀文太
直礙此乃筆機帶隙處而中洞九品之位其可望
教語忽作俳調似詩似賦後生以為佳境吾謂此

間

皆韓文之類大槩此書機括不利開口引詩瑣々
注釋無甚高論宜其不足動宰相也惟後三月十
六所上之書引周公吐握事通篇皆有精采

三代社木

宰我對閭社三代異木集注云古者立社各樹其
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朱子蓋以社有神靈所棲
故必樹木以為憑依然松柏之堅貞挺拔樹之可
也若栗則又牙輪困高不踰尋丈且夏葉冬凋壽

多無過三五十年此何足樹也果是樹植之本則
周社未屋其栗固在何庸問哉程伊川以用木為
神主良是今世刻主多用柏栗亦古遺制也公羊
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尤為明證

元々

容齋隨筆謂元々二字兩漢書多用之其雜引紀
傳稱元元者凡五十一予按蘇秦說秦王日子元
元臣諸侯則不始於兩漢矣元々解為民字然元

帝紀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
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刑法志羅
元元之民天絕無辜白奴傳元元萬民則元元非
即民也顏師古注元元或云善意語亦未也予謂
元首也蓋以首會民如日黎首之意重言元者首
之多不可以一數也記此以質諸後人

落酥

洪光粥使燕婦得龍圖圖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

子

木 藟

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其林園一章謂茄為落
酥容齋謂此名甚新記於隨筆今人稱茄皆日落
酥豈宋時無此名耶按酉陽雜俎錢王有子跋足
嫌茄音近癆故呼為落酥然本草已有落酥之名
亦不始於諱跋也又按爾雅釋荷其莖茄其葉藟
其未莖其華藟落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藟
則茄自是荷莖在蔬類者徑當獨名落酥耳

馬援薏苡之寃

馬文淵慕義歸漢屢建奇勳歿身王事而卒蒙薏
苡之謗妻孥惶懼至不敢收葬固諗者之害然不
能不為光武恨初援勸隗囂歸命稱帝聞心見誠
濶達多大節同符高祖教詔夏帝一生知己也雖
分在君臣當與骨肉同契豈孳之與之競財利哉
夫用人者當論其功使嶠南不平雖無明珠文犀
亦罪既二徵授首指地數千里得戶數萬雖有明
珠文犀一車此何害於治哉帝聞謗而怒非怒援

之有也怒其有而不以獻我也當時權貴人亦疑
其有南方珍怪望之而不敢言則帝之望於援者
益亦與權貴人同其逐逐故一聞其有而遽怒之
深也彼權貴人固好利小人其望宜爾帝以開代
之主富有四海乃欲分其於臣下不得則怒且深
又何以責唐德宋徽輩乎獨計援初稱帝濶建多
大節今乃小量如此投九原有知當亦慚此言矣
五行衰絕字

易
木

洪景盧謂木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為木自斃水土
絕於己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為窮瀆圮字之訓為
岸圮及覆火衰於戌故威為滅余衰於丑故鈕為
鍵閉製字之義昭矣吾因而推之木生於亥故為
核々者木所生也木旺於卯故為柳々者木之易
采者也木死於午故為杵々者斷木所為也水沐
於酉故為酒沉涵之義也水病於寅故為演說文
濱水長流水滋於源耗於流也水死於卯故為郿

卯者階水也水養於未故為味之者隕面養榮衛也上生於申故為坤之者生也然此皆附會穿鑿之語吾因其妄而謾言之耳其實於陽為生者於陰為死陽木絕於申矣陰木則胎於申也陽水絕於己矣陰水則胎于巳也土同且金墓於丑火墓於戌景靈皆以為衰則尤悞矣大抵字必求說斷斷難通此王介甫之所以困也

擬古詩

東
錢牧齋先生論滄溟集擬古樂府云如吳寬之營新豐雞犬皆識其家寬所營者新豐也其阡陌衢路未改故寬得而貌之也今改而管商之亳周之鎬我知寬之必東乎也此言最中擬古之弊夫刻楮雖工畢竟是玉而非粟宋人具此藝巧何不自出心裁敝製他物豈不卓然垂千古哉滄溟之肖與青蓮之不肖其譏則一矣不若少陵昌黎之不作為高此固不刻楮粟者也

雲谷卧餘卷十六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雲谷卧餘卷十七

古歌張習孔著

房玄齡妻妒

唐書房玄齡微時病且死謂其妻盧氏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入盧位入惟別二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乃國史異纂云房玄齡夫人至妒太宗特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詔以妾媵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



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
令謂日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日妾寧妒而死乃
遣酌一卮酒與之日若然可飲此醜一舉便盡無
所留難帝日我尚長見何況去齡由唐書言之則
夫人貞婦也由國史纂言之則夫人妒婦也何初
終易操若此不然夫人始以忌身殉去齡所謂從
一之道推此以事親則養志之子推此以事君則
不二心之臣也故亦欲以此律去齡耳苟無盧氏

畏

悍之貞惟以淫媵而妒可乎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

古字

明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
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奏送法司罔罪不知厲本古
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坐不讀漢書
故也又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彼不從女呼
吏答之翼且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頤書以進乃

韻

顏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予在刑部時於文書駁字俱從馬交同官以為當從馬交予力辨之惜富中置書不多苦無古本孰證然予書必從古字吏畏譴累時私易之為可恨也

墓中蠶畫

路史載何俊有記曰今人稱顧陸之筆然此時晉宋間人耳予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畫非練非楮乃畫于車螯殼上

回

乃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賣畫買固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

畫

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自畫法至此一句讀大字相類其筆甚拙顧

北

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蠶也雉入大水為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化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泣王

我
筠昭明太子哀冊文曰蜚輅義我江總陳宣帝哀
冊文云望蜚綉而攀標齊謝跳敬王后哀冊文云
懷蜚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益置於
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
蛟龍侵犯之也

元史重載之悞

元史百三十一卷有完者都傳百三十三卷又有
完者拔都傳兩傳戰功事蹟官階賞賚年壽贈謚

丰

皆同但前傳詳而後傳稍略後傳所無者家世年
采樂善好古喜賢疾艾及降黃華射鵬禁私鹽教
事耳餘無不同兩人生平豈有如此巧合者此為
一人無疑按洪武二年二月始脩元史至八月成
書惟闕順帝事三年二月復為補輯至七月全史
成自古史家未有若此迅疾者也其譌紊宜矣

史

韓文送孟東野序

韓文送孟東野序後人護之曰序謂物不得其平

議

則鳴唐虞時皋禹其善鳴者而假言以鳴變假韶
以鳴伊尹鳴啟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
鳴國家之盛是非以謂不得其平也余謂韓公所
謂不得其平者美惡將有非獨謂輶軒攻射也如
風之感水以及草木春之感鳥此豈有不善耶不
過動之而已羣鳥陳謨伊周迪主是皆史有所見
動乎其天而不得已是以議論生焉動於美動於
惡皆謂不得其平如日有概於中耳當會意看

木

中

朱子論蘇文

朱子不喜蘇文每加彈駁然亦有失言處如論六
一居士集序云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議論道理
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
說詩賦似李白論事似司馬相如按蘇叙末云歐
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
詩賦似李白未嘗言似司馬相如也且詩賦特歐
緒餘叙末帶言之耳篇中止言其絕韓愈而明道

如末

鍊

亦未嘗及詩賦也
賈島推敲字
賈島詩句僧敲月下門初欲用推字缺之未決引
手作推敲狀遇京尹韓公而不覺韓乃定為敲字
然未明敲何以勝推後人以為敲字聲氣較推為
清亮耳余謂僧守戒律月下之門自是當敲不當
推蓋敲有聲響推則近暗昧非僧所宜如此解似
為得之然島引手作勢第揣其情狀亦未必思及

有聲無聲也余又思之鳥何必定用僧字此字亦
欠秀雅何不曰入啼

筆

世稱秦蒙恬造筆然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孔子
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爾雅曰不律謂之筆之不
始於秦矣崔豹古今注引牛亨問古有書契便應
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恬始作秦筆耳
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竹管

也然予猶疑之管之竹木毛之鹿兔其差有幾而
遂歸始功於恬乎後世造筆有用鼠鬚用猩之毛
者矣亦可與恬同功耶余觀事文類聚程泰之日
古筆多以竹如今未匠所用墨斗竹筆故其字從
竹此言得之矣古用漆書毛豈能濡漆言竹者不
可易也又法言曰刀不利筆不銛加諸砥可乎筆
而用砥尤徵是竹不然今筆之用毛功於竹若古
有毛筆製字當從毛矣江覺卿對問編曰水經注

易

孔子廟前有硯一枚云平時物也非筆硯何為哉
覺卿亦以筆為毛穎用硯以濡耳予并謂安知硯
非貯漆物耶大抵古器之變也有漸墨始以漆後
變以石煤又變以松烟以桐膏烟墨變而筆亦隨
之矣然不能悉究其為何時也

子由古史

蘇子由作古史於本紀世家中獨取一二大事論
之餘不槩叙此最得古人筆意文之高老者在此

田

如夏本紀則論傳子郊，秦始本紀則論封建，晉世家則論文公悼公之霸，齊太公世家則論管仲，宋世家則論襄公之非仁義，由敬仲世家則統論六國安危大勢，以彼諸國皆更歷數百年王之賢，愚政之治亂年之延促，使皆一一敷叙，無遺成何文氣乎！此世俗之歷年圖典，各朝捷錄，其冗弱可厭，政坐此也。今贈人文字亦然，舉一人之生平無一不敘，惟恐或遺，文安得佳？使只撮其生平一二

文

高致極力發揮，其餘官階庸行略一畧過便已，則文自有精采。

曹沫

春秋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左氏傳無曹沫劫齊桓事。公羊高始言其略，至戰國若魯連之屬時，復稱引太史公據此，乃詳列於刺客傳中。蘇轍以為誣于古史，獨刪沫事。其論曰：莊十年敗齊師于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安得謂三戰三北？又言

刪

曹沫即曹劌長勺之役聞所以戰益知義者也豈肯以其身為刺客故斷以為事之必無余謂此不足證也春秋之詞年世久遠其間所畧者有矣如夫人姜氏既孫于齊矣乃後屢書會于糕享于祝丘如齊師會于防干穀再如莒則姜氏既孫不知曾幾何時而即復歸于魯也閔公元年書季子來歸而先此未書其出杜預謂國亂史失之是也由此言之春秋紀事不能無所遺明矣不特郭公夏

于

出謂

加

五也安知長勺之前長勺之後曹沫更無戰齊之事乎且公穀皆周人必有親得于見聞者豈有無其事而鑿空撰由者乎至謀法為知義不當為刺客之事夫刺客之稱史遷印之耳迹沫所為其辭直其氣壯非口趨捷擊刺為技者也後人若蕭相如樊噲於兩君之會皆直辭壯氣以伸國體朋大義豈亦刺客流耶轍以此為斷尤其踈矣

西瓜

紀 洪忠宣使金著松漠紀聞載西瓜事謂得種歸時
之禁圃鄉園矜為創見王元美引此以為靖康前
中國未有西瓜云楊用修丹鉛錄曰胡嶠陷北
瓜 云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
出 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今考五代史記嶠路色
聞 北踰薛鄉嶺渡黑水又行數百里始食西瓜聞是
紇種未 契丹破回紇得此種本云口種入中國也豈用修
名攷 所記又出別本耶予謂古雖未有西瓜之名然改

博 魏劉禎瓜賦藍皮密理素肌丹瓢陸機瓜賦或攄
文以抱綠或披素而懷丹張載瓜賦玄表丹裡程
素含紅若香瓜甜瓜之類未有紅瓢者則中國自
古當有西瓜也用修元美極說多識而吾鄉江甯
鄉亦傳雅士引楊王之說亦復載梁武痛任昉而
沉 投綠况瓜事三家考證似謂無遺論矣乃不知上
參禮記何耶按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蓋
西瓜體圓中虛截為數段其形如環手操而食盡

蕪當作酥

中之紅瓤而棄其操者止西瓜也他瓜皆傳去其
皮而食肉未有食中而棄所操者以此為證豈不
較明於綠沉乎洪之創見或前代此種未屬耳然
洪不知茄為落蘇則不識西瓜又未足異
黃棘
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朱子解黃棘為
棘有芒刺丹鉛錄引薛符漢云秦楚嘗盟於黃棘

蕪

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
朱注非是予觀上下文氣是屈原欲棄光躋景以
黃棘為驅策而追介子伯夷也日借日施日求日
見皆原自指若依薛解四句文氣作何通貫古文
字句有偶同者如國策張孟談納地釋事而耕於
負親之丘後云耕三年韓魏齊楚慈負親以謀趙
前負親為地名後負親為背負約親文在數句之
內而義各不同如此今以楚詞之文偶同於策

史

遂害肆而牽合之則升菴好奇之過也

天齊

宋禮志真宗朝加號東嶽曰天齊仁聖南嶽曰司
天昭聖北嶽曰安天死聖中嶽曰中天崇聖西嶽
曰金天順聖四嶽皆天字在下而東嶽獨曰天齊
後世因之亦不辨其故第以為崇奉之辭其義不
過與天相齊耳偶讀漢書郊祀志乃知其由蓋東
嶽有齊地郊祀志曰齊之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天

元

八將

齊為大神彩之一其祠居臨淄南郊山下之最下
者蘇林曰當天中矣齊也顏注曰謂與眾神異如
天之腹膺是天齊之稱始此而齊之名國取義亦
奇矣

稱

連縣字

左太冲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楊升菴
日五言詩用四連縣字前無古後無今余觀高李
迪對雪作滿江紅有云窓竹裡似風非雨蕭颯

俊

肩一旬四字皆用連縣語亦奇俊然皆自國風輶
轉反側未是商周間已有之矣又朱子集傳云輶
者轉之半轉者輶之周反者輶之過側者轉之留
口韻語作注疏殊有古致附記之

反

天資難移

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自非然者無不可移
愚謂聖人之所謂可移者行也然有不可移者才
也今夫貪者可勉而廉淫者可勉而貞暴者可勉

高 謙

而平倭者可勉而訥此行也權在人者也若精神
之壯萎膽氣之勇怯識見之宏早聰明之敏鈍此
才也權在天者也人之所資於天苟處其不足雖
聖人無如之何矣偶讀陽城傳山東節度府圍城
高彧遣城五百緇城不獲薛置之不發會里人鄭
倣貧不能葬親城以緇助之倣感其義願請為奴
城曰子無庸爾也能同我學乎倣泣謝從之然不
能通城為更徙遠阜俾尚其習終不通如初慚恨

繼死城之心甚善者倣自揣固奴才也是以欲以
力役為報耳觀倣志節其致力於學有豈有遺乎
而資適限之終不可強悲夫然倣以死而謝天之
儉於賦可謂奴才而士行者矣是聖人之所謂可
移者也

陽城無後

陽城傳載其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博相
音既娶則聞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

亦不娶遂終身乃城遷國子司業時引諸生告之
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志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
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
片之夫不孝不大於無後城豈不念祖父乃忍於
兄弟皆不娶以斬其宗乎禮記孔子曰宗子雖七
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言子婦均
承宗祧體有並重雖不幸而老年喪偶猶必繼娶
城卅為官族又長子也居大夫之列至宗廟之祭

而主婦不備祀禮闕平日所讀何書乎雖有他
賢行不足贖矣

雲谷卧餘卷十七終

雲谷卧餘卷十八

古歛張習孔著

古無木棉

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帛蠶綿也余少不知辨今
老矣衣帛實不能禦寒必木棉方可因疑古人何
為相反如此後考小爾雅曰麻紵葛曰布及諸字
書皆無所謂木棉者孟子中有絮字考說文曰敝
綿也一日縲餘為絮不縲為綿則亦非木棉也乃

綿 純 未 鄉

知古之用帛時未有木棉耳載觀丘濬太學衍義
補有云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純及綿輸布及
麻是時未有木棉也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婦之貢
亦惟絹與綿非蠶之類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
丁歲種桑素雜采亦不及木棉則是元以前未始
以為貢賦也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桑而
無木棉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元初孟祺
要云亦棉種于陝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元不
宜為解近世陶九成作較耕錄亦云閩廣多種木

絲 貢 為 詛

棉紡緝為布松江氏
因謀樹藝竟種于彼蓋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綠
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矣雖似木棉入首
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讀宋元之
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者得其利然其時
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云然後
知古小民禦寒之衣惟桑褐耳

食稻衣綿

少嘗疑孔子食稻衣錦之言謂居喪固不可御華

米交

夏豈能絕粒不飯乎蓋于江南人無貧富貴賤皆
飯粳米後歷抵北土始知民間皆飯粟麥惟貴者
方購粳禾為飯故孔子曰稻藟錦而言也且春秋
時漕運未通稻米尤為難得

秋

魏文帝孝行

魏孝文帝祖母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哀毀過禮勺
飲不入口者五日堅欲行三年之喪群臣諫者多
人帝相援古制反覆辨論數千百言當太后聽政

寒

時忌帝英敏欲廢之盛寒閉于空室絕其食三日
車得不死帝畧無憾意又有宦官譖帝于太后大
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
不復追問踰年謁太后陵追感哀哭終日不飯自
此始進蔬食帝至孝如此然顯祖帝父也當顯祖
殂時不聞帝有哀毀之事况顯祖為太后所賜帝
即不知而太后之淫傷帝亦少聞之矣惟孫無仇
祖母之理而痛父之情當有深于失行之祖母也

顯

即

而竟無紀何也豈史氏失傳乎然喪制至此始為
辯論則前此非闕文可知此不能為孝文解也

正月

三統並建自古有之第寅月為歲首固當稱正月
非歲首者當云一月何以稱正也三代固曰難稽
而秦漢建亥以十月為首見于史漢者班班可攷
也何以皆言正月而不言一月也愚又臆度之黃
帝命大撓作干支據皇極經世之書以黃帝八手

干

採

歲在甲子為始以法推之五春為丙寅而黃帝以
此月為歲首正月之名當是黃帝之所定是以歷
代尊之歟此并前詔皆屬鄙臆實無的據然存之
以備採擇或亦君子之所不棄也

子糾常立

焦弱侯筆乘載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
弟以友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為桓公之弟然苟
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

反苟

來

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為之諱身自
宋儒以奉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
之言曰百歲之後吾若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
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
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月紀日初
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微相與定齊國以公子
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
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

欲 呂

事 父子

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
母向國人憐之車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
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艾子
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
曰考春秋立子以責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責而
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為兄與當
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儉可益壽

三代以上氣數醇醲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由是推
之周室東遷以入春秋壽者鮮矣然其間有能審
於取與之際傳取而厚與者亦必天之所甚佑而
有不吝不壽者其不壽非必皆疾癘短折之氣為
之也劉子政紀弒亡之禍有數而經書殺其大夫
者至不可勝數盈與謙之異也魯季孫行父季友
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文六年行父用事始見於
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

粟

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其所以壽妾不帛馬不粟
也鄭子產七穆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
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
簡公定公聲公獻公亡慮八九十歲其所以壽孔
子稱之日古之遺愛行己恭養民惠也齊晏平仲
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
魯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
八九十歲其所以壽一狐裘三十年又納邑薛富

也吳季札吳王壽夢少子兄諸樊欲立之季札讓
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
退兵以爲子期名杜氏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
年季札蓋九十餘其所以壽能以國與人矣又
能以名與人至於以劍掛人之墓則又無一物能
累其心也嗚呼此四名鄉者於春秋衰世諸人不
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永終則豈非厚取厚與之
德有以勝之歟此聞之吾鄉先達方壘谷述朱子

之言世鮮知者吾慮其久而逸特爲紀載以自儆
且俾傳于世焉

辨神英蘇冠事

魚氏筆乘載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
者神英蘇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
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數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
即明逸冠改名易簡冠天下仕至參知政事予按
此說他無所見獨見於王明清王照新志明清南

即

種

種

宋人云其家實有隱載范陽家誌一書備言前事
且以陸務觀借去為惜是實有是書矣故焦氏信
之遂傳其說然予考宋史种放隱居養母尚辭徵
辟豈肯舍母而遠去南荒然猶日事或有之至考
易簡傳太平興國五年易簡擢大魁年甫弱冠七
年多遜始貶崖州易簡時官於朝何嘗名冠且徒
步數千里耶載為多遜孫或以放高士易簡名臣
借為紫點以誇後嗣耳然多遜子雍寬等皆錄用

興林

而寬身察中真宗景德進士既列仕版其於本朝
近事豈有不知而於家誌故為謬妄以起疑刺此
又必無之事也然則玉照新志固有不可信者矣

馬伸

薛方山資治通鑑載馬伸上張邦昌書勸其復辟
與晚之宋史指同而辭異通鑑全采玉照新志獨
通鑑云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
埃立趙氏日然後施行而新志云內外詔書施行

恩惠收人心專事權行拘收候左趙氏曰然後施
行蓋訛等為專乃傳寫之過遂成破句最害文義
其拘收作拘取亦通鑑之譌又仲諸啟奏皆削牘
不以自明仲既歿死此事無知者有仲門生何兌
為辰州通判痛師之湮沒輯其事狀發馬廐上之
仲事乃白而新志何兌皆作何先按兌字太和取
兌悅意則兌字為正此新志之誤也宋史通鑑卷
陟浩繁學者多不能讀而新志編于小說家人喜

閱之恐謫久悞深聊筆於此

黽錯

追
錯
世之論黽錯者多矣或原其功或迫其過迄未有
定吾謂論錯者當論其心當錯建議削弱諸侯及
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誰譁錯父聞之譴諫錯曰日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黽
氏危錯父一語即錯之定評也錯不能模稜姑息
安身以安其父致父仰樂死此不孝也而錯志在

模

尊天子安宗廟忘覆宗之禍以圖之此其心則志
論錯者責其不孝而旌其忠可也

象孕

象入北土從不生育近年京師象房生一象子人
以未見其交而孕為奇近聞曲靖兵備程于周
人容滇偶筆象仁而有禮非象奴命不觸一物
交感必擇人跡不到處行之偶為人所窺必盛怒
窮迫方盡而止孕十有二載乃生乃知此象初有

犀

力

身於滇未今始足十二載耳

袁盎溫嶠高歡

漢書袁盎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之患之盎
兄子種教盎曰君眾辱之後雖忠君上不復信于
是上朝東宮談驂乘盎伏諫下談談帷恨終不能
害盎溫嶠薛王敦赴丹陽尹懼錢鳳後譖之因敦
餞別嶠起行酒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
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

兩解之及發後鳳千教前言嶠不可信教曰太真
昨小醉豈得便相讒或高歡陰歿統六鎮恐爾未
兆疑而不興且慮賀拔鞏間之當兆患并肆不猜
謀于歡之日六鎮及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
者私使統為兆日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歡
行歡拳歐之折其一齒日天柱爾末宋封爵時奴鞏伏
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
下罔上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委焉此三人事

頗相類夫相惡必相謔此恒情也闇王每受其浸
潤而不知察有能防之而使其不行可謂明也已
矣而譎者即因其明而中之則吾之明友為彼用
是何也惟其先存一防之之心耳苟虛中以聽則
是非自照而彼之用我者測之而有中不中乃無
所施其臆度矣有心不若無心豈不信哉

韓蘇文有非真

韓退之與大顛三札後人多疑其非真袁世弼質

之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日實退之語他人不及也
蘇東坡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隆觀文暢意非信
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
退之象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題
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
二公皆魏一代文宗而識鑒不同如此又方崧鄉
引周端禮之言曰徐安國曰言年二十三十四戲為
此書今悔之無及觀此洵非退之作矣其靈山石

家子

卿

自

刻蓋僧徒因徐作遂標之口張其教謂韓公嘗崇
奉之也然則東坡之鑿別精矣乃吾觀坡文非真
者亦頗不乏如集中淮陰侯廟碑庸陋舛雜無一
佳語亦斷非坡筆也豈坡公記室亦有代筆人耶
其屈原廟賦亦平弱可發與諸賦絕不類因論韓
文記此引侯博達者韓焉

思治論

東坡思治論是其最得意文字然吾以為此非論

曰 未 手 貴 僥

體全是一篇策略賈誼有治安策此亦可曰思治策其文自首至尾意凡屢更似是隨筆寫去水嘗照管起乎言天下事始不立而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此即七年病求三年艾之意實乎其早立也是以欲其堅忍循候而俟其成至論新法又謂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此又言為治當擇術如治病者不可百藥皆試而曉俾于一中又與看意不侔矣至

富人之謀利常獲一段又是謂舉事當先信服于天下則不為眾論听非不為私意听害此即信而後勞其民之說又一意也末後論從眾又謂不當從其眾多之口而在從其同然之心又一意也至論口听不樂而心听同然者如臧任子一事此與鄧端之旨絕不相蒙矣篇中有云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吾謂豈惟立事作文亦當如此東坡此論正似全頁此語

開

東坡哥窑

古瓷之名甚多其稱哥窑者久不知出處近閱一書南宋時龍泉縣有章姓人兄弟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窑而生一所製為佳故以哥窑別之哥窑多斷紋今溫處人猶稱為章窑云

韓文原道

韓文原道篇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二語人多不明朱文公亦未有訓釋蓋仁只是一

個愛義只是一個宜老子雖小之然所以名仁義者無二也故曰定名若道則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德則有吉人之德凶人之德故曰虛位惟其為虛位故可以合仁義而為公言亦可以去仁義而為私言也與下文自相貫

桐花

月令季春桐始華今作油之桐則花若梧桐未嘗見其花也月令所言者豈油桐乎然觀元微之桐

隴滿

花詩云隴月上山館紫桐岳好陰精院青苔也一
樹蓮花簪自開還自落暗芳終暗沈爾生不得所
我願裁為琴白樂天詩云山木多翦鬱茲桐獨亭
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受君封植力不獨吐
芳馨君為長高枝鳳皇上頭鳴夫日為琴集鳳則
皆梧桐也且明言其花紫色今梧桐未嘗有紫花
何歟又古詩梧桐花落盡一葉在銀床故後世咏
桐者輒言花落銀床此豈與今桐別為一種抑古

林

今木性亦異耶詞人言刺桐花者多矣此花亦未
之見獨見晉嵇含著南方草木狀記南越交趾植
物有日刺桐其木為林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
花赤色同生葉同旁照他物皆朱殷三五房凋則
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九真有之所謂桐花者豈
此花耶然三代帝王皆都花土其不取南徼未入
版圖之樹以志月令明矣且言九真始有則非中
國恒產而詞人所言刺桐花又何樹耶言刺桐者

北

者

或響附之詞若元白所見桐花則誠有矣而今無
之不可解也
詩文之傳有天幸有人力彼魁傑特出千萬人亦
見者固宜必傳雖造化不能沒之矣自餘平通之
家皆魏作有而傳之則有盛不盛其或時際清平
交與廣博加口繕刻工好收藏謹而子孫賢救世
之後再為標揚則亦與漫無名心聽去取于好惡

相

者不同矣如王之渙一作渙與高適王昌齡齊名旗
亭之飲各不根下今之渙詩存者涼州詞二送別
二宴詞一止五首耳吾鄉許宣平極為李太白稱
賞今存者僅一首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馬周
佳句也至今以為膾炙然亦止存此篇耳度周所
作當不止此也袁朗常製千字詩當時以為盛作
有集十四卷今傳者飲馬長城窟一首閻丘曉夜
渡淮詩云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淮市

止

春風滿客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
近言采意未甘此詩豈遜李杜而傳者正此至長
慶等集佳者固多佳陋冗晦之句亦復不鮮而片
言隻字無不傳者其真有率不率耶

暴貴不謚父

曲禮曰己孤暴貴不為父作謚陳澔註曰文王惟
為西伯不為古公王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
不敢加太王王季之謚愚謂陳註尚有未盡文王

乎

之文非謚平夫禮之不謚父者謂暴貴耳若文王
撫有方夏大畏小懷久有為天子之理武王受之
非暴貴也故謚之而不以為道後世惟漢最為合
禮高帝稱父祇曰太上皇而不為作謚曹魏文帝
始尊其祖高曰又皇帝此越禮之始然稽之謚法
無曰大者則亦太上尊高之稱耳自此之後無不
追謚數代矣

大

雲谷卧餘卷十八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雲谷卧餘卷十九

古歛張習孔著

稱

賀壽稱

編

稱

今人賀壽者七十曰七壽八十曰八壽按字書
與秩帙同書衣又書卷綱次也與年壽純無涉不
識稱者何居因觀白樂天詩年開第七秩屈指幾
多人自注云余與蘇州劉郎中同王子歲今年六
十二又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云時俗謂

七十以上為開筭八秩字書訓秩字與秩同又與
秩同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衰秩秩秩四字
皆可通為一義而白詩所引則謂過此而及彼若
繙書秩然也信如此解則稱慶七十者當云八衰
八十者當云九衰乃與古語合筭如其年而稱之
殊未宜也

孫策不忌張昭

昭烈臨終語孔明曰嗣子如不才君可自取此語

人多知之至孫策事鮮有知者策將終語張昭曰
若仲謀不任事君便自取之此更在昭烈先矣後
人論昭烈君取之言非孔明忠誠素信適足啟嗣
君之猜忌非也後主闇弱其賴孔明如嬰孺之怙
乳母何猜忌之能為若仲謀英主聞斯言而不致
嫌於子布誠為大度耳

王霸

人之以隱為高者必學優識私恢々裕公輔之器

而遭時不偶退然卷懷斯為不可及耳若蚩之農
樵稿死岩穴以此而驕詔富貴人未有不笑之也
王霸感令狐子伯之子而傷其子之蓬髮歷齒不
知禮則此愛子至情也霸妻乃以子伯之責孰與
君之高為解哉子伯固不能及霸之高而子伯之
子車馬服從雍容自如則勝於霸子之沮作不能
仰視者多矣此而謂之高則蚩氓皆勝貴仕乎文
王以武可繼緒成德為無憂舜亦以子孫克保成

卷

其大孝親見其子蓬髮歷齒對客慚沮而不動心
非人情矣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靖節與霸其
有同感乎杜子美詩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化
是無志人語

竹書

竹書紀年所載與詩書多有不同而最甚者則在
於太甲殺伊尹之事以為偽耶則杜元凱得於親
見固不妄也以為真耶何以處詩書之不同者愚

易有

意古者書用竹簡掌於官司轉運重滯列國之人
力有不易致者所有紀述率倚傳聞苟或沿訛皆
目臆說惟在攷古者善漸其是非爾孔子欲觀殷
道而求不足徵惟得坤乾異代之事雖聖人有不
能詳者矣豕書戰國人所著去商彌遠所聞人殊
安能無乖異哉至如西伯戡黎蔡傳以為文王之
事至今傳習而竹書明言西伯發伐黎蔡若見此
可無或日之疑矣又共和攝政以為一人蘇轍古

商

備

史實取諸此其為厲以前事尤足補春秋國語之
不借由是言之是書安可盡廢歟唯謂文丁殺季
歷考之周書大雅語氣絕不似先世受誅者此本
朝事何以他書略無所載是則未可信耳

書經孔序

孔安國書經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
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右定
更以竹簡寫之為隸古定其詔不明余謂定其可

古

知者為諫句古定之字譌或是字之否則書字蓋以伏生之書比對科斗字然後定其可知者譯為今文而古之科斗文字亦不可不傳乃舊竹已朽則更以新竹簡摹之以存古制也然則後世因伏生而識科斗書亦希世之功矣

再論莊周

莊周之文吾極愛之然極不喜人為莊周遊說自古文人才士未有不為周遊說者也東坡劇秦曰

助

使

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燔燒夫子之六經以此斷秦罪案誠泰山之重而鈇鉞之嚴矣而獨寬假莊周謂於吾孔子寔陽擠而陰助之夫周以狂肆之性縱橫之才悍然欲傷越千古之名教掃除百王之禮樂貶斥一世之聖賢使其得席秦始之勢禍豈在坑焚下哉而世喜其文多為之曲說弗思甚矣吾獨以莊子之學推而歸之於竺乾家與楞嚴壇經同一賞心未嘗不可為文人抵

掌也儒者何必引而內之而後為善讀莊哉

張暢

嘗

太平廣記載張暢嘗念持觀音南誥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因釋之考宋書暢傳其在彭城守死堅決與魏臣應對千餘言務執大體侃之有直氣不應小挫遂闔鄙失守如此又暢與王元謨

獄易

自

官錄

同時元謨在難誦經適沈慶之諫免死本日偶會而史歸功于觀音暢鎖寸斷奇踰元謨而史不載休文何緣作此异同必當時無其事也太平廣記多引稗官固不足信

山海經

世稱山海經為大禹伯益作讀者以禹益治水不當肆履海外又經稱夏后啟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九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亦以

長沙桂林數郡名皆出後代以此為疑乃其書秦漢已傳而汲冢發自晉世語多有合是口疑者雖多而不能顯斥其偽獨胡元瑞之說最為明卓可以釋千古之疑也元瑞曰山海經古今語恠之祖劉歆謂夏后柏醫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予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博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說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

卓

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叙述高簡詞義淳質名號俚說純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見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寔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

緣

先後余首發之於此侯大雅君子商焉又曰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其出於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証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令以

騷傳

辭

問今

緣

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指中稍涉奇恠者即為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為戰國好者之士取穆天子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熟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為知言者又曰經載叙均方耕謹兇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豎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

豎叙

事

齒執看以類皆與紀筆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恠物為圖意古先有斯圖樛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引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頗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即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况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

陶氏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知此經古有圖

稱

傳

也宋刻稱又曰古人著書即幻設必有所本山海
 經之稱禹也各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
 之文至異禽詭獸鬼域之狀充斥簡編惟戰國浮
 誇之習乃禹貢則已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
 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
 奸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魍魎莫能逢之不覺灑
 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

末

一振於恠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皆魍魎
 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
 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宋離騷莊
 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楊
 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圖象百
 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
 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末
 有辨其本於楊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於王孫

之對者固々名義之未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
古今事理第殫精索之卽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
作者有靈其將為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范滂恨公儀

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其主事執公儀謂蕃之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獲之議也蕃乃謝焉張子曰滂雖賢

曰名

不得廢國制蕃受其公儀是也滂以此棄官豈得
成去就之名哉孟子曰往役義也役之尚可豈惟
公儀林宗之論殊昧大體

張儉

張儉遭黨事亡命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其所
經歷伏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
破而儉一身獨存其何恣於諸人乎使儉留其身
以有待後果能建豎非常則不恤委禍視故以全

不賞之身可也乃黨事解後不就徵辟僅能傾其
財產以賑邑里獻帝初僅官衛尉略無可紀則惜
一死以流毒無窮者何為也哉其時詔捕范孟博
縣令郭揖欲引與俱亡范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
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君子生無道之世所自
處者不過如此買彪不納岑暄所見極正若張儉
者惟知畏死固小丈夫也

知己

屈

語云士風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又曰士為知己
死亦第自願為何如人耳其人為君子也者世俗
不知而一人知之固厚幸也脫其人奸偽飾詐與
汙鄙內慚方畏人之燭照何樂有知己哉然則知
己二字惟正人得言之今舉世皆好言知己直是
自彰其惡耳若真正奸雄亦復不譚曹操所以欣
然於許都也

類字

許慎說文釋類字云種類相似惟犬為甚故從犬
此解鄙陋可笑羊豕之屬豈不相似而獨犬耶按
山海經云廩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
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如然則類固獸名也故
謂郭從犬豈如許慎之調哉自為牝牡句郭景純注亦
未明獨其讚有日類之為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
不用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如忌觀此似謂類之文
具有媾即于本身者其具而為之者然此亦不經之甚

也

護法論

宋張丞相商英著護法論一篇虞集宋濂序論凡
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謂人當尊信佛法語極
爽切文繁不能載撮其大概謂世儒欲排佛教則
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據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
之見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
排之則是斥鴳笑鵠鳴耳佛本淨飯國王太子捨

其至貴極富為道忘身何求於世苟為造妄何所
圖哉若謂造妄垂裕其徒則凡夫尚知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
者必為衆人所棄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保
其教綿亘千古周而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
薩羅漢更相弘化誠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
卑凡下愚尚不可得况能攝伏于具神通之聖人
哉又曰歐陽修曰佛為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

且

誅

不爾惡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為人所厭而天所詠
絕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為中國天子
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方上古之
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
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
者疇克爾耶又曰今之浮屠千百中無一能髣髴
古人者其人之罪非佛法之罪也雖然禮非玉帛
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

古 聖 大
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若夫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警之自有果報威之自有刑憲律之自有規矩吾輩何與焉且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小人儒後世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歷觀自右巨盜亥臣独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又曰韓愈言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

容 徒 通
多種之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為靈則是邀祭祀之小之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况心包大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又日議者滋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面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玄穴市廛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

獨于

宇之中師臺巫祀者皆然也何弱于守護心城者
而厭之哉又曰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
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教之治亂
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
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
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
遇難者何也聖人創法本為天下後世豈為一人
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回之為仁而回且夫

矣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為一人而言也梁武
之奉佛其類回之為仁乎又曰英雄氣餒足以墜
炭於人而有時不敢為者以地獄報應不可逃也
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遂不敢
自欺其心善護衆生之念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
豈不刑措而為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
吾不信矣其所言宏義妙法余昨夙習未敢縷舉
姑錄所知者固亦未可非也

東方朔傳

褚少孫補東方朔傳純與漢書不合漢書所有者
褚皆不及其可深恨者乃謂朔用所賜錢帛取少
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謂長安中凡有好一歲
女即取為婦也
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字
疑悞或是
消耗之義予謂曼倩千古奇士雖墮沉溺稽其高
風亮節大德不踰漢庭直臣豈復有加而少孫乃
蟻之如此乎朔受賜且遺細君非無恩義人也取

陸

女一歲即棄忍刻傳俾無人情矣寧曼倩之賢而
為此哉吾載觀孟堅朔傳及落奇肆讀者神聳即
帶叙董偃一事尤見風神橫溢史通乃謂委瑣煩
碎不類諸篇知幾魏作者何以懵然為此語豈非
不知子都之伎者乎

雲谷卧餘卷十九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雲谷卧餘卷二十

古歛張習孔著

杜詩孔明廟

杜詩咏孔明廟前古柏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

天二千尺沈存中嘗之曰四十圍乃是匡七尺而

高二百丈無乃太細長平危元實日形似激昂之

言盖若詩人之典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耳溜雨參

天不知此不見古柏之大予謂此說亦非古人形

興

嘗

容 容之言如千門萬戶之類乃舉成數而言改自不
有 傲今日二千尺是實指之辭似真存此樹矣觀者
自然礙眼宜乎未後人之譏也予意宜改作三百
于杜 尺雖亦大長猶愈千二千耳杜陵新松詩何當一
百丈歎蓋倚高簷宋王勉之日縱有百丈松豈有
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云云余謂凡此皆詩病
如寒稍萬尺雖東坡以月落空庭為解嗤而不知
雖有千尋竹影豈有千尋空庭乎即通天臺亦所

無也此類甚多不能悉舉

申積中

人知張公藝九世同居不知申積中十四世同居
三百年積中成都人十九登進士宋政和間仕至
奉議郎通判德順軍見宋史人知石奮號萬石君
不知馮揚父子九人皆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又嚴
延年元弟五人皆二千石其母親萬石嚴姬皆是
見

漢書

哭泣

說文云泣無聲出涕也故世謂有聲者為哭無聲者為泣乃漢書惠帝崩呂后哭而泣不下又戰國策安陵君泣數行下則泣字當卽是淚字非獨有聲無聲之別也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箕子過殷墟欲哭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孺子婦人皆非無聲者但又不可作淚字解

私鑄錢弊

惜

南北朝錢法大壞私鑄盛行齊孔顛上言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借銅愛工者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工省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漢興鑄錢輕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遂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按孔顛此言千古錢法之弊一詔道盡矣蓋國家銅興工取之民故可以不惜盜鑄者之銅興工皆其自出豈能與官家

吏爐

競利哉然古之惜銅爰工者朝廷自收其利也後
世上自大僚下逮群吏無不染指于媿鞫朝廷鑄
本皆眾官侵之以惡錢而得重值盜鑄安得不多
乎病國網民不在老而在臣其弊尤異于商代矣

網

堪輿賄售

壤

堪輿之說千今盛極然習者甚多而知者少有地
于此教人譽之習者視之遂覺其美矣教人毀之
習者復視之又覺其惡矣人苟有劣壤欲售賄諸

遂

術者譽之則售矣售有日矣旁有失賄者嘗之遠
不售矣凡地之美惡皆成于毀譽之口故求吉而
得凶者比之也然此風不自今始梁昭明太子塋
母已之一壤或有地欲售乃賂宦者俞三副謂得

定

值三百萬則分百萬為酌三副言于武帝以售之
實非吉也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
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于墓側為太子官監所
告誣為厭禱詛上昭明慚憤不能自明終鬱々以

官

死雖武帝以篡逆得國法當不延而堪輿以賄賂
之故禍及皇家其弊自古為烈矣

苻堅善言

燕
苻堅時星變甚太史令張孟奏十年之後無當滅
秦群臣多言寵鮮卑之太過堅曰朕方混六合為
一家視夷狄為赤子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
求諸己何患外患乎余謂堅修德禳災之言因為
義矣然視夷狄為赤子可以無功之慕容懼加

復 熒 佑

寵倖于修德何后堅寵鮮卑實惑于林第之私顧
飾為大度以悅群言非真有帝王之盛德也不然
宋景善言焚惑即退天之待堅豈誠夢之而必不
申其保祐乎

桓冲憂歎

計

秦寇晉兵勢甚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討于謝安
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與
玄圍棋而已時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選精銳三千

用諸

入衛京師安反阻之冲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
不用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遺詩不經事
少年拒之吾其左社矣張子曰桓冲元成深識謝
安未免以人國僥倖時人以肥水之捷轉為安譽
耳有識者固不可以成敗論人因而貽誤後世也

君子避礙

子

揚子法言曰禹之行水一東一北行于無礙也若
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

難

君子避礙則通于理此言當委曲以濟熟處之事
也劉元城學識于司馬溫公溫公教以自不妄語
始及為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固轉運使吳守
禮將按之問其事于元城元城曰無之守禮為止
元城心常不自安日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
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法言之說意乃釋余謂避
礙之說不自法言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所謂避礙也然為尊者諱臣諱當然則

法

通諸理矣元城以司法為官憲府之黜陟所憑之
以寄耳目者也使皆以為礙而避之國注何所申
平元城雖附會法言然終當以初念之不安者為
正

古不用銀

前古之通用者大率以金如齊薛之餽孟子平原
嚴仲之壽魯連最政隋人之買駿馬列國之賜說
士與夫范蠡居積之所致孟嘗象床之所值皆是

裏

武

也而不言銀與錢銀之見于載籍者始于禹貢錢
制始于太公止是貨財中之一種耳不常用也自
漢鑄錢以通百貨數千年來皆是用錢金銀雖亦
行于世然國課物價不以之為準丁畝租庸之入
度支軍國之用五穀絲麻內外折納皆錢至元并
不鑄錢而用楮鈔缺宗間一鑄錢旋即傳止而楮
鈔始有準金銀之例然亦日金銀錢貨通準不獨
言銀也至明時租稅權贖一槩徵銀之始獨重于

天下百物皆取銀為準矣

灸詩

道

關雲長刮骨療毒飲奕自如高開道鑿頰出鏃進
饌不輟固為奇矣吾鄉朱少章使金石屈疾無藥
物灸體二百餘壯于灸中作排律二十韻差可與
關高並美詩云不作漳濱卧年侵血氣衰據鞍思
少壯攬鏡嘆清羸有病方求艾無官莫問春心知
出下策理勝遇中醫陽燧神逾速銅仙術盡施論

比

賈

用

丹

功鄙炮製取穴辨毫釐火帝恩光異炎官績用奇
書螢凡差似珠蟻迨方知竹物嗟炮斃觀形笑灼
龜煙微初灸手氣烈漸鑽皮閉目書徒展支頭枕
屢移發狂還自哂晉勇僅能支宋鷓退風日吳牛
喘月時忠言勞緩頰善譴為開眉鍊氣工夫遠境
舟歲月逢衛生防後患伐性釋前疑展轉那成夢
呻吟且當詩因心念民瘼出位嘆身卑欲已七年
病當從百世師保身將保德未可廢箴規少章名

卷聞

弁婺源人建炎間使金所著有聘遊集四十二卷
奏議一卷尚書直解一卷曲洧舊聞三卷續觚牋
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一卷新鄭舊詩一
卷南歸詩文一卷

守死善道

土楊

文文山京口潛脫元軍至真州州守苗再成殺其
為間距之城外遂去至揚州遇元軍奄至屏伏土
團中度不能免衆人乃大悔不死于攝州城下而

子

死于此宛轉覆匿室傷俸免蓋死于揚州則忠義
大節猶白于天下死于亂軍則與糞土同沒也胡
澹菴疏劾王倫秦檜剄直忘身願赴東海而死及
竄吉陽軍王張姓遇之亡狀每有性命之憂澹菴
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壽其生日後澹菴歸朝
隆興初為侍從嘗錄所作生日詩以示人亦以枉
死于朱崖泯泯無益也昔人云人固有一死死有
輕于鴻毛重于泰山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

道蓋死生亦大矣故當守之以善其道也豈可慢
然付性命于不惜哉

李綱諫和議

宋高詔群臣議和金得失諸臣多極言不可惟李
綱疏尤切于事理綱謂一聽其詔論必有救文使
朝廷頒示郡縣必立約東使陛下奉藩稱臣且繼
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官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
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股削土字從

東

字

瓦

菴

之則無有紀極不從則前功盡廢友為兵端此教
語者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度諸臣之諫當無加此
也至胡澹菴之疏止是一篇文字忿恨激烈振動
當世之儒生而已至于國事之肯綮用兵之方畧
皆未之及如疏中所謂羈留虜使責以無理徐興
問罪之師者澹菴能任之乎此疏因吳師古當時
錢刻印傳致金人以千金募購遂膾炙至今其實
金人何不購李綱之疏而購此耶

用人
崔祐甫為相用人多涉親故德宗詰之對曰臣為
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生平未之識何以
詰其才行司馬光曰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必
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舉之以
眾之日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
後退之張子曰祐甫之言固偏然猶合于聖人舉
爾所知之意若司馬之言使為相者自無精鑒卓

識唯眾言是徇待其無功然後退之病國不已多
乎孔子曰古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見家未
嘗遽授以官也然天下良士何由盡知之按王制
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是王者之知人由于司馬
之告也而前此鄉大夫之論秀而升之司徒司徒
又論而升之國學國學進之于大樂正于是乎論

選

其秀穎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為天下之才既
教養之于鄉大夫而又辯論之于公卿大臣王之
所不知者鮮矣由是加以爵祿豈有失乎自此由
小臣而進于大臣若司馬司徒樂正之屬蓋未有
闇而無識私而不公者矣後世宰相多庸才運用
非公朝廷因加防制遂變而為崔亮之停年至今
不改蓋謂與其任意而滋弊不如任法而無營也
嗚呼任意則為崔祐甫任法則為司馬光其病一

也人君欲希虞周之盛則得相為要哉

杜詩能畫

杜詩能畫毛延壽枚壺郭舍人有時天一笑復似
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
未雜風塵此詩題只用能畫二字已不明矣而語
意雜亂止見不通而容齋隨筆猶以為絕妙其解
曰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政化如
水皇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以用此輩

詩廂
網裡
畫

亦無害也余謂即如容齋此解亦是餽拋接建章
矣出濶林有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關兩鵬蛙翻自
未屋禪坐打殺又何妨自注首鵝云方畫見三蛛
結緝又見兩雀翻于扇簷次鵝云一蛙跳擲而忽
翻其有肚似出字一扇死于砌下如紫之字也三
鰾云正發茶乃聞鄰家彈琵琶曲為鳳栖梧因食
句云送章秀才出復歸入門時忽見門上貼鐘馗
殺又何妨也打尚得謂佳哉使子美意果如此亦
當自注如咲林者方可令其題僅日能畫何從知
其所指乎使子美詩意本非如是而容齋為之郭

書燕說是尤益其妄也余于杜詩之外者每多駁
正而讚辭則畧疑于善之短而惡之長非也被佳
者既佳矣吾復為之饒舌皆贅也顏之無所不悅
亦豈善之短乎

二程先生世系

程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先蓋吾郡人忠壯公靈洗
後也承新劉文安公定之記程氏美田云公之先
家徽郡忠壯公靈洗蔓延厥系于海內明道伊川

實祖之鄧州李文達賢志程亞中公墓云靈洗仕
陳至開府儀同三司宋封忠烈王五世孫大辨徙
中山博野六世少師羽再遷河南醴泉三世曰元
白宋宜春令追封冀國公四世曰琳曰珣宋太
師中書令謚文簡珣大中大夫子為明道伊川二
先生也按歐陽文忠公撰程文簡父冀國公碑銘
云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皇裔孫仕于陳季云云
又程夫子祖墓尚在今歛之墓墩去朱夫子祖墓

恐有

一作

不數里而近地靈之所鍾此亦盛矣人知朱子世
家新安而程所出鮮者知者改表而出之

風水不當關

夷族滅門之刑自春秋迄五代史不乏書趙宋之
後此禍遂少明永樂初一發旋止不數之也蓋由
上世地理未盛莖家不知避凶脫煞故罹禍最慘
爾近代堪輿之學家講戶習惟未能盡得其奧然
衝射塞壓反背傾馮形似乖惡者無人不知之故

有冷退敗純而鮮參夷之禍仁人君子何必堅關
其說乎

測地用羅鏡

儒者之屬堪輿者以其既相地形必用羅鏡以審
其陰陽方位一言陰陽則生剋制化之道自然具
在理無可遺乃其說則近于術教推測與聖人之
順天知命者相謬遂不得不違心而非之耳然儒
者亦知葬親之不可不擇地姑為去太甚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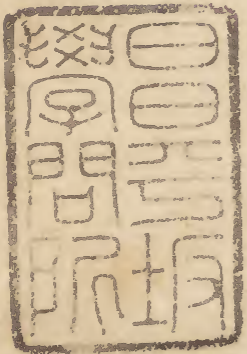
有

以謂停其陶文公家禮引臨川吳氏曰葬師之說
盛于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
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
風以散之然後乘其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留
骨俾常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
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瘵乃理之自然而非看
以覲其効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以可候某地可
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人而要其重者

即輿易

也其言豈足信哉予按吳氏此說是言地必宜擇而但不當以公侯將相自期耳丘瓊山註家禮引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愚謂即如朱子之言其審覈之精與堪輿無異也風氣聚散力量全否至人可目力定之後世淺學舍羅鏡陰陽何從取則哉嗚呼此獨可為知者道耳羅鏡之法本于周易圓圖

俗師不能得其真是可訾也豈可并訾羅鏡乎



雲谷卧餘卷二十終

